

东南王

孙传芳

王晓华 著



东南王

孙传芳

王晓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南王孙传芳/王晓华著. —2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600 - 0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孙传芳(1885 ~ 1935) — 传记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564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陈 雷

封面设计 甘晓培

封面题字 石玉琪

东南王孙传芳

王晓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340,000

2012 年 5 月第 2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600 - 0/K · 1868

定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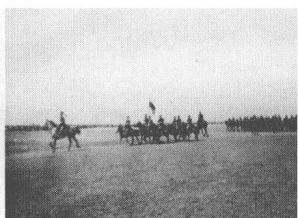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风雨泰山人	1
“斗母宫里拴娃娃”	1
“王胖子”的小舅子	4
跻身北洋, 留学日本	7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13
仕途蹭蹬	15
血战汉口获嘉奖	17
第二章 寄人篱下	23
袭夺湖口	23
大雨兼道袭“白狼”	25
出头的椽子先烂	29
王占元的美人计	34
大战八昼夜威名扬	37
吴佩孚说: “馨远, 咱们一块干!”	39
第三章 一鸣惊人	43
改换门庭	43
“删电”一发惊天下	47
“萝卜虽小, 背(辈)大”	51
吴佩孚吹笛, 孙传芳按眼(孔)	54
抢地盘	58

CONTENTS

第四章 经营福建	61
闭门羹	61
内阁总辞职,拒孙入闽	64
半道杀出了海军	68
“桃园三结义”	69
纵横捭阖	73
回马枪	78
生意好做,伙计难搁	85
大难不死	90
第五章 江浙战争	94
“明年请诸君观钱塘潮”	94
势如破竹下浙沪	100
隔岸观火	109
江浙联手	114
孙齐拆伙	120
韬晦之计	125
第六章 八月浙江潮	131
“太湖秋操”	131
“小孙郎”赶走“小诸葛”	138
老将出马	142
施从滨的脑袋	146
做了“东南王”	152
第七章 开府金陵 坐镇五省	158
网罗人才,革故鼎新	158



政治家风度与“大上海”计划	164
收回会审公廨	169
争废不平等的中比条约	174
整军肃武，枕戈待旦	176
模特儿风波	183
欲执“新直系”牛耳	191
“东南五省门罗主义”	196
第八章 对抗北伐	201
坐山观虎斗	201
扶乩与投壶	209
蒋百里献计	214
与江浙财阀翻脸	221
孙传芳亮出“剪刀”	225
第九章 孙蒋争雄	233
互有胜负	233
悍将谢鸿勋之死	236
李宗仁德安大捷	239
夏超的“护身佛”	241
“蒋中正受伤致死”	247
上了陈大傻子的当	253
冈村宁次偷地图	258
镇压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262
第十章 无边落木萧萧下	267
孙传芳拜山	267
失道寡助	274

CONTENTS

战败东南	278
带头劝进,甘为前驱	287
蒋介石下野	293
龙潭大血战	299

第十一章 穷途末路..... 307

“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307
自解兵符	314
出关与出走	320
中原昙花梦	326
皈依佛门	332

第十二章 回头不是岸..... 337

多事之秋	337
血溅佛堂	340
孙案真相与施剑翘被特赦之内幕	347
魂归卧佛	353

附录 “晚得此才,吾门当大”——记国画大师张大千 的高足孙家勤..... 359

第一章 风雨泰山人

“斗母宫里拴娃娃”

在我国山东省中部，从东平湖东岸向东北延伸至淄博市南，连绵横亘约200公里是著名的泰山山地，古称东岳，为五岳之首。主峰玉皇顶在泰山县城北，又称岱宗。唐代大诗人杜甫有《望岳》诗描写道：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来有之。

清朝光绪年间，泰山脚下泰安县下乔庄（今属泰安市郊区祝阳乡下乔庄），出了个名叫孙毓典的人，读过几本孔孟之书，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孙毓典之祖籍为泰安县范镇岔河村，到毓典时，因其堂兄在下乔庄饶有资产，遂投奔此地为家。孙娶张氏为妻，生有三个女儿，却膝下无子。孔圣人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眼瞧着自己年龄渐大，孙毓典不免心烦。一日无事，踏着山道登泰山观风景，见绿荫丛中，露出一角斗拱飞檐，原来是座古庙，门楣石梁中刻着魏碑体“斗母宫”古拙峻拔的三个字。里面烟雾氤氲，香火颇盛。香案后供着一尊慈眉善目的女菩萨像，身披斗篷，类似送子观音。香案之上，有十几个神态娇憨、活泼可爱的小泥娃娃。

孙毓典心血来潮，不觉跨进石槛，有一位道姑装束的老妇在阶上打扫，几个年

轻媳妇，正在跪拜叩头。

孙毓典上前，双手合十问道：“请问师太，这斗母宫供奉的是何方圣灵？”

“这是斗母娘娘，又叫送子娘娘。”

“灵验吗？”孙毓典求子心切，脱口而出。

“咋能不灵？想儿你就求个带把的，想妞就会有个漂亮的小闺女，只要心诚，求啥有啥。”师太虔诚地说。

“那我现在就求斗母娘娘，给我孙家接续香火，送个小厮来。”泰安方言，称男孩为小厮。孙毓典一面说，一面撩起长袍便要下跪。

“且慢，且慢，施主有所不知，斗母娘娘是专供妇道求拜的。”师太笑着拉住他的衣袖。

孙毓典脸臊得通红，讪讪地说：“这是咋说呢，请师太明示。”

“让你媳妇带根红丝线，来拜斗母娘娘，然后看准那堆泥娃娃中的一个，偷偷用红丝线拴回去，想男的拴男的，想女的拴女的。送子娘娘就会给你个心里想的。”

孙毓典满心欢喜，也不登山看景了，跑回家将“斗母宫里拴娃娃”之事告诉妻子。张氏听完也喜上眉梢。挑个黄道吉日，张氏兴冲冲去了斗母宫，在许多泥娃娃中相中一个神气的男娃娃携回家，刚进门便掏出来，没想撞到门框上，左耳碰残一小块，夫妻俩懊丧不已。也可能是心理作用，自从拴了泥娃娃，春风一度，便暗结珠胎，张氏果然有了身孕。

到了光绪十一年三月三日（1885年4月17日），满山遍野桃花盛开，远远望去，像一片灿烂的彩霞。这一天，张氏到了临盆分娩的日子。从太阳出升，到日落崦嵫，张氏挣扎一天，终于在酉时，生下一个婴儿。

门外急得团团转的孙毓典，耳听得响亮的啼哭声，大声地对柴扉里面问：“生个啥？生个啥？”

“啥？啥？”接生的稳婆笑着接上话茬：“生个带把的，生个扛枪打仗的，生个好斗的公鸡（此年是鸡年）！”

孙毓典双手合十跪下，嘴里一个劲念叨：“斗母娘娘有灵，保佑我孙门有后。”

孩子的乳名让孙毓典费了一番脑子，取名“根吉”，根是扎根，吉是乙酉年即鸡年鸡之谐音。

根吉小时候，顽皮又机灵，玩啥都有点子，是下乔庄有名的“山大王”。村里的小厮们都听他的。小伙伴最喜欢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根吉照例做将军，指挥手下的兵，分成几路，总能将躲藏的“强盗”捉拿归案。

六岁那年，无拘无束的野马被套上了笼头。孙毓典板起脸对儿子说：“打明儿起要收收心，送你上私塾识文断字，将来才有出息，做个真将军。爹给你起好了个学名，叫孙传芳，字馨远，往后在外叫大名。”

孙传芳念书很用功，加上天资聪颖，《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会背会念的不少；只是淘气，哪儿有事准少不了他。先生的戒尺经常打屁股、抽手心，可就是不哭不告饶，先生和同学都夸他“有种”。

孙传芳的大姐出阁，嫁给商河县一富户程云熙家；他的二姐嫁给济南府历城县一个逯姓人家。

孙传芳12岁那年，孙毓典得了一场重病，药石罔效，撒手尘寰。

张氏要强，领着一双儿女撑日子。孙传芳的堂婶母却对他们异常刻薄，稍不顺眼，便指桑骂槐，孤儿寡母经常关起门哭泣；加上1897年山东大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张氏带着儿女，去历城逯家投靠二闺女，从此再不回下乔庄住。

若干年后，孙传芳显赫之时，不少人说他是历城人，实际是不了解他的底细。

有的著述中称：“孙传芳的父亲叫孙育典，是按谱名的育、维、永、济起的。又说其父是个秀才，后以私塾教书。”这只是一种说法。那个特定的时代，有些人出身低微，发迹以后，便要去找一个有名的古人来做自己的祖宗，并大修族谱，这种出钱修的族谱，多有水分。1936年，泰安大陆印刷局出版了严丹卿所著《心斋文集》一书。严与孙传芳是泰安同乡，对其知根知底。该文中说：

“吴孚威（即吴佩孚，山东蓬莱人，封孚威将军）与某巨公论世系，孚威自其父溯至鼻祖，知之详而言之切；某巨公甚至不知其高曾字讳，而始祖更无论矣。孚威哂之！某巨公大惭，退而出巨金为修谱牒。经营数载，半途而废。夫以某巨公之雄才大略，何事不济，乃修谱数册竟如是之难，良可慨矣！”

这里的某巨公，系指孙传芳。可见，所谓孙氏族谱，是值得推敲的。故孙传芳自己也承认“其先潜德弗彰”之语。

孙传芳亦是爱慕虚荣之人，在保定军校时，同学杨文恺问他是哪里人，他一直说是历城人，而讳泰安人。但正是他幼年的经历，对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孙传芳幼年当将军的梦想，是使他青年时代投身军旅的直接动因。

“王胖子”的小舅子

孙传芳随母亲到了历城，在二姐家住下。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日子一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虽然是亲戚，也常常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孙大娘人前说好话，赔笑脸，背地里常常接着传芳流泪，说：“儿啊，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今后要多看别人的脸色，学聪明点，省得让人不待见。”为了不让娘伤心，少年孙传芳倔强刚毅的性格中，添进察言观色，讨好、拍马屁的习气，这都是苦难的生活经历给他打上无奈的烙印。世态炎凉，即使再小心谨慎，还是被人瞧不起。于是，孙大娘便带着儿女去商河县大姐家住一段。孙传芳渐渐大了，人很机灵，又不偷懒，大姐夫对他们母子还算过得去。孙大娘教育儿子：“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孙传芳一直铭记在心。后来官做大了，一直将大姐的儿子，他的外甥程登科带在身边。当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把军需处处长的肥缺，给了程登科，就是报答当年的收养之恩。

孙传芳到商河的时候，正是甲午战败后。清廷痛定思痛，整军肃武，决心编练一支能抵御外侮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阀的开山祖袁世凯在离天津70里的新农镇编练新军。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给袁世凯推荐了几个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另有毅军统领宋庆推荐王英楷到袁世凯帐下。

王英楷，字绍宸，辽宁海城人，附生出身。其人身高体胖，人称“王胖子”。少年倜傥，有大志，曾设帐收徒，讲习时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越过鸭绿江，向辽东进攻。王英楷在海城组织团练，抵御日军，曾与毅军宋庆协同作

战。在田庄台战斗中，英勇杀敌，掩护宋庆撤退，并负重伤，为宋庆所赏识。1895年经宋庆推荐，进入袁世凯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的领导机构为督练处，下设参谋、督操、执法三个营务处。王士珍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冯国璋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段祺瑞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英楷任执法营务处总务。当时他与“北洋三杰”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是平起平坐的。

1899年秋，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农村中到处是红巾或黄巾扎头的团众。山东巡抚毓贤上奏朝廷：“查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要求对义和团实行羁縻，改剿为抚。义和团便在山东境内迅速蔓延。这一来，引起各国的抗议。此时，袁世凯率新建陆军（又称武卫右军）到山东会操，清廷便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令其绥靖地方，镇压义和团。

商河县是义和团活跃之区，大军一到，必起兵祸。孙大娘便领着儿女避祸济南，生活又陷于困境。



■ 小站练兵时的王士珍



■ 王英楷（中）和淮军将领

袁世凯一千人马开到济南，开始捕杀义和团。民怨大起，甚至有人在巡抚衙门照壁上，画了个头戴花翎的癞头乌龟，爬在洋人屁股后面。还有一句顺口溜：“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在袁世凯严厉

镇压之下，省垣的秩序还是安定下来。

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在济南城里大明湖畔，选了一处官邸，青砖瓦房十几间，回廊照壁、假山花园。接其妻小从天津来此。其妻忽患中年忧郁症，疯疯癫癫，医治不愈。王英楷大为头疼，于是有意寻娶二房。

孙家三姐小家碧玉，年轻貌美，经人说合，王英楷一见便很中意，对孙大娘说：“闺女许配我，有你们的享福生活，大小子跟着，陪伴公子读书，今后补个名人营，也有出头的机会。”

从此，孙大娘和孙传芳同住王英楷府上，三更灯火五更鸡，衣食无虞。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调保定府。王英楷携眷及孙氏母子迁往保定居住。

关于孙传芳在王英楷家的境遇，自然还是寄人篱下，过着如履薄冰般的生活。30年代初，有个熟悉北洋各派系的新闻记者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王英楷）家庭历史，与北洋要人之升沉有关。王之妻孙氏，即系后来开府江南之联帅传芳之胞姊。联帅年未弱冠，家贫不能自在，随母投靠其姊于保定，王始峻拒，谓她是金钱购来，不配与我讲亲谊，经人（或云即孙之同乡朱子勤）代为缓颊，始收为马弁。嗣因其伶俐活泼，饬令伴王公子读书。

一个靠打秋风过活的穷亲戚，王英楷厌烦亦是常情。但孙传芳聪明、伶俐，善于讨人欢心，待人接物，人情世故，皆少年老成，也是其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的本领之一。而王英楷为甩包袱，瞅准个茬口，送小舅子入营谋个出身，也是举手之劳。

1901年，清廷决定编练常备新军，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袁世凯“厘定募兵章程十九条，遴委臣部武卫右军营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分赴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深州、冀州各属……精选壮丁六千人，即令该道等分领训练”。

袁世凯在保定府设立督练公所，下设参谋、教练、兵备三个处，每处设一总办。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训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王英楷为总参议，袁世凯为全军总统，

正式改武卫右军为北洋常备军。与此同时，袁世凯认识到：“练兵必先选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1902年夏，他在保定东关外建立一所行营将弁速成学堂，遴选粗识文墨、有志上进者，学习战法、击法、军制，以八个月为卒业之期。

王英楷近水楼台，推荐小舅子孙传芳入行营将弁速成学堂当“弁目”，即学兵。

跻身北洋，留学日本

入伍北洋，孙传芳喜不自禁，一来可以实现自己出人头地、做“将军”的梦想，二来可摆脱看人眼色、寄人篱下的生活。他谢了姐夫、姐姐；又与母亲告别。1902年8月，孙传芳入营，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北洋军阀的兴起，便是他奋斗的开始。

与孙传芳同时入营的，有个要好的朋友叫杨文恺，直隶永清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于一个书香之家，考过秀才。感于国事艰难，投笔从戎。孙杨两人同编一班，出操、上课、吃住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成了换帖兄弟，互相砥砺。

很多年后，杨文恺回忆起这段生活，说：“孙（传芳）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往往名列前茅。”

1903年5月，孙传芳和杨文恺都力拔头筹，在行营将弁速成学堂毕业。

王英楷自感面上有光，开始对孙传芳的前途作进一步安排。他对将弁速成学堂总办冯国璋说：“我的内弟学得还不错吧？要多谢老兄的栽培。”冯国璋何等精明，一听便明白其中含义，于是批准名列前茅的学生免予考试，保送进入培养新军骨干的北洋武备学堂。孙传芳、杨文恺又进入头班步兵科深造。

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是清朝的高等军事学堂，为保定军官学校之前身，培养专门的军事人才。该校建于1903年，9月开始招收头班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经理、东文（日文）、德文诸科，多聘日籍、德籍专家任教。北洋和民国初的军界风云人物，皆出身于此。齐燮元、王金钰、王承斌、臧式毅、孙岳、周荫人、郑俊彦等及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夏威、黄绍竑等人，都与孙传芳是先后同学。故有人戏称：民国军阀战争，是同学之间窝里斗。

孙传芳入学不久，是年冬末，孙大娘突然得病去世。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

他悲痛欲绝。他执孝子礼，亲自送母亲的灵柩返回泰安，与其父孙毓典合葬。未等“七期”，便匆匆返回保定学堂，更加努力学习，并开始参加日语班学习。杨文恺问他：“馨远，你这样不要命地学，想干啥？”

孙传芳很有信心地说：“袁官保每年在武备学堂选择优秀生赴日本留学，条件是：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中学已有根底、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在十八岁以上至二十二岁以下者。我自认各方面都符合条件，一定要走出国门，出去学习。”

杨文恺受了感染，拍着他肩膀说：“兄弟，加把劲，咱们都争取！”

在孙、杨的带动下，速成学堂同班生周荫人、卢香亭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结为莫逆之交。

卢香亭，直隶河间人，家境贫寒，也是立志投身军旅，博取功名。周荫人，直隶武强人，也是个好舞枪弄刀之人。

学堂放假时，四个伙伴便到保定东关外的小酒馆中，倒上几碗二锅头酒，学作古先贤的模样，桃园三结义，后续赵子龙，叩头换帖，义结金兰，发誓：“苟富贵，毋相忘，互相提携，终生合作。”四人按年龄长幼为序：杨文恺是大哥、孙传芳是老二、卢香亭行三、周荫人最小。果然，以后四人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1904年5月，孙传芳、杨文恺等人都报名参加甄拔留学考试。陆军武备学堂总办冯国璋批准该校40名学生，前往北京练兵处参加考选。考选结果，孙传芳、杨文恺、卢香亭、周荫人、戈宝琛都顺利入围。

这一年8月，又到放洋时节。北洋督练公所派出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全国各地留学生108人，东渡日本，时称108将，其中直隶学生30人。程潜、李烈钧等人分别来自湖南、江西等省。他们从天津启程转上海，乘日轮“大智丸”赴东瀛。

东京牛込区振武学校，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开办的陆军士官预备学校。

留学并非是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对从小吃过苦的孙传芳来说，亦须咬牙立志，逐渐适应。

留学生住的是木板式的宿舍，大米饭，菜很简单。蒋介石回忆他在东京振武学校时的情形是：天天吃豆腐白菜。

张群回忆，每逢星期天，邀上要好的和同乡中的同盟会会员同学，租一间只能在星期天才能使用的、面积只有十二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买一头猪的全部内脏“下水”，自己动手做饭吃，边吃边高谈阔论，或阅读革命书籍和报刊。

孙传芳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按孟夫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勤学苦练。

东京是座美丽的城市，终年白雪覆顶的富士山，常常让孙传芳想起雄伟壮观的东岳泰山。有云霞一般樱花的上野，也像家乡美丽的桃花峪。

一个星期天，孙传芳和杨文恺穿着军校军服，足登翻毛皮鞋，将脑后的大辫子盘起，再扣上军帽，混在人群中去观赏樱花。可是有两件事给孙传芳刺激很大。

一是他抬头看樱花时，不小心让树枝碰掉了帽子，一条油光光的辫子滚了出来。在周围的日本人中，有人高叫：“呛过罗！呛过罗！”即侮蔑中国人的骂人话，意为猪尾巴。孙传芳脸涨得通红，拳头握得紧紧的，杨文恺急忙替他捡起帽子，拉着他走开。

另一件事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不是击沉，便是俘获。许多军舰上的仪表、枪炮、铁锚被日人卸下，放在公园中展览。孙传芳等人见后热血上涌，他气愤地说：“小日本敢欺侮我们，是我大清国力太弱，打不过他们，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学好本事，再一决雌雄！”

这一时期，各种宣扬救亡图存、改良与革命的书刊在留学生中广泛流行。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浙江潮》、《江苏》、《云南》、《鹃声》等，给留日学生以很大影响。

一天，江西留学生李烈钧传给孙传芳一本《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创刊号。一篇署名“卫种”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之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

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

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

试思支那之亡，何人亡之，即我支那也。列强不施政策于他国，而独施于我支那，岂不曰支那有以召之。组织支那者何人，我一般国民也。是则支那之自亡，即我国民亡之。我国民亡支那，吾安得不责之，何责乎尔，谓其无爱国心。……夫逆料支那为必亡者，谓我国民坐待而不自振耳；我国民而能自振，则可希望其不亡。……

孙传芳读过文章，便与杨文恺等人进行讨论。他认为：“既然中国是国民的中国，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励精图治，才能拯救中国。”

杨文恺则说：“中国是皇上的中国，皇上派我们来留学，学成自然应该报效皇上，服务大清。”

青年人，思想活跃，容易冲动，振武学校中的各省留学生中，如李烈钧、程潜、丘丕振、张鸛鹑等活跃分子，在孙中山、黄兴革命宣传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皆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孙传芳一时冲动，也应声而加盟。

杨文恺知道后则大泼冷水，说：“馨远，同盟会主张推翻皇帝，建立共和，你不要忘了，咱们是北洋练兵处官派留学生，花的是大清的官银。回国后，要由练兵处分发，以图功名。不报效大清，怎么完成出人头地的大志，更不要说封妻荫子了。同盟会反对朝廷，便是乱臣贼子，与乱党同流合污，前途还要不要？你姐夫王英楷已升任兵部侍郎，你能向他、向咱北洋开仗吗？”

孙传芳一听语塞，觉得自己吃北洋的、喝北洋的，每位官派生往返川资需银二百两，每年学费三百两，加上零用钱，一个人五年下来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两千两以上，反了皇上，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碗，疤痕眼照镜子，这不自找难看吗？想到这里，便心灰意冷，蒙头便睡。

第二天，他又生龙活虎般出现在操场上，抓杠子、练劈刺，专心致志，学习各种科目。对同盟会渐渐敷衍，活动也不去参加，最后便自动脱离了。

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痛苦、很矛盾的。他不自觉中意识到，那个“五百年前是一家子”的孙中山讲的大道理都对，但他自己又无法实行。只得“双耳不闻天下